

徐 瑛 文 集

第一卷·儿童文学

第二卷·中短篇小说

第三卷·长篇小说

第四卷·散文随笔

第五卷·纪实文学

徐瑛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UYING WENJ

第三卷·长篇小说

徐
瑛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瑛文集.第三卷,长篇小说 / 徐瑛著. —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0.7

ISBN 978-7-5396-3436-4

I.①徐… II.①徐… III.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4481 号

出版人:唐伽

责任编辑:路扬 徐海燕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3533889

印制: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4656798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9.25 字数:400 千字

版次: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00.00 元(全五卷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“狗剩儿呀，回来吧——回来啦！”

某天凌晨一点，我躺在秦城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，隐隐约约听到母亲自喊自应地呼唤我的乳名。母亲的声音发颤，听起来是那样地凄楚而遥远。母亲是在为我叫魂吗？小时候，每当我生了重病，或是受了惊吓的时候，母亲总要给我叫魂。这是故乡的风俗。家乡人认为，人在生重病，或小孩子受了惊吓的时候，个人的灵魂就离开其躯体在外边游荡，也就是“魂不守舍”、“灵魂出窍”了。假若别人不及时帮助他把灵魂召唤回躯体，他就会马上死去的。说实话，我过去总以为这是无稽之谈，是迷信，人哪有什么灵魂？人活着不过是靠着心脏的跳动而已；心脏一旦停止了跳动，人也就死了。人死如灯灭。世界上有谁看到过灵魂是什么样的呢？可是，自从最高法院核准水城法院对我的死刑判决之后，我不仅相信了人有灵魂的说法，而且我还亲眼看到了我自己的灵魂。一个月前，水城市中级法院以受贿、索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一审判处我死刑；我不服，上诉到渤海省高级法院。我想，省高院一定会对我改判的。然而，令我无比失望的是，省高院二审居然维持一审原判。万般无奈，我只好把生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最高法院。我入狱前是中江省副省长，在我度日如年、焦虑不安的等待中，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来采访我。我直言不讳地向她说了心中的委屈。女记者含笑而问，你以为怎样判才算公正？我脱口而出，无期，最重也不过是无期徒刑罢了。但是，我求生的一线希望最后也彻底地破灭了。

从监狱长陪同公诉人向我宣读了最高法院的核准文件之后，我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阶段。我的精神被彻底地摧垮了。我的一双脚已经踏在阴阳两界，灵魂与肉体时合时离，神思恍惚，非生非死，似梦非梦。

监狱长说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从最高法院核准死刑通知那天起，我的大限还有七天七夜。监狱长问我有无事情托办，只要不违反有关规定，他都会尽力而

为。我摇摇头,表示无事相劳。他又问我想不想见见亲人一面。我又摇摇头,表示不必相见。我已经把我的家人害苦了,到了这个份儿上,我还有何颜面去见他们?我说,我唯一的要求,就是将来等我母亲过世后,把我的骨灰与她老人家合葬一处,生前在阳间我未能在她身边好好尽孝,死后在阴间我要好生陪伴、侍奉她。她老人家是世界上最慈爱、最善良的母亲。

监狱长说他一定将我的要求转告我的家人。我又问他能否给我几本稿纸、一支圆珠笔。他说,当然可以,你是不是想写遗嘱?我说,我要写一本书,书名就叫《从孤儿到副省长——从副省长到死囚犯》。监狱长一愣,惊问,怎么?刚才你不是还提到你母亲吗?怎么现在又说自己是孤儿呢?我说,不错,我母亲还健在,今年八十六岁了。可是,我的确又是个孤儿……监狱长大惑不解。我说,将来你看看我的遗书就清楚了。那好吧,我等着拜读你的大作——不过你的时间不多了,你可要快点儿写啊。监狱长对我笑笑走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,他派人给我送来了纸笔。可是,当我铺开稿纸,准备写作的时候,眼前总是有一团黑糊糊脏兮兮的东西挡住我的视线,使我无法写字。我以为是眼镜的镜片上落了灰尘,急忙摘下来用草纸擦拭干净。可是,当我戴上它复又拿笔写字的时候,眼前又飘起一团又脏又黑的东西。我想一定是我的视网膜出了毛病,看来我什么都写不成了。我放下笔,自言自语地叹息,这样倒也好,我一个即将化为烟尘的死囚,还写那劳什子遗书有何用呢?

“谁说没有用呢?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你若能写得客观、真实,它就会对现实和未来起到警世的作用。”

我以为是值班狱警在和我说话,抬头朝窗口望去,不见人影。我心里好生纳闷,又不由得自言自语,怪了,刚才是谁和我说话呢?“是我呀,你看到我了吗?”

我眼前又浮现出一团又脏又黑的东西。我惊讶地发现,刚才两次同我说话的声音,就是从这团脏污的东西身上传出来的。奇怪,这一团如烟如云、如雾如气、飘忽不定的脏污东西,怎么能会像人一样地说话呢?我不由得厉声喝问,你到底是什么东西?怎么能发出人的声音?

他嘲笑道:“这可真是大水淹倒龙王庙,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我警告你,你可要对我尊重点儿;你不尊重我就等于不尊重你自己,以后不要再叫我东西东西的。实话告诉你,我就是你狗剩——汤焕东的灵魂!”

我喊叫道,你胡说!我只相信人活着靠的是心脏的跳动,而不相信有什么

灵魂。

“这你就说错了。人不仅活着有灵魂,死了依然灵魂不散,叫做鬼魂。难道你没读过果戈理的长篇小说《死魂灵》吗?那个利欲熏心的乞乞科夫可就是靠做死人灵魂生意大发横财的。”

就算是人真有灵魂,我的灵魂也不至于像你这么肮脏丑陋。他冷笑道:“作为你的灵魂,你以为我应该是什么样儿呢?白璧无瑕?纯洁如玉?你忘记起诉书上是怎么形容你的灵魂的了?‘丑恶’!”

不错,对我的起诉书上是有“汤灵魂丑恶”这句话。我再也无可争辩,只是无奈地、自话自说地叹气,我的灵魂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丑恶呢?他是怎么蜕变的呢?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蜕变的呢?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蜕变呢?记得六岁那年,我跟随一群大孩子去田里“摸秋”,偷摘了人家一个甜瓜。母亲不仅打了我一巴掌,还令我双手捧着甜瓜给人家赔罪。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偷人家的东西了。

“是的是的,假若你当官以后,时时刻刻也有人像母亲一样地管束着你,你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了。”那个肮脏的黑团悄悄地说。

我惊得目瞪口呆,你怎么能知道我心里的话?

他得意地笑道:“因为我是你的灵魂呀,还能不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?哟,你现在又想起了母亲,想起了刚出生时母亲抱着你一边往家走,一边给你叫魂儿……”

1 我从哪儿来

“狗剩儿呀,回来吧——回来啦!”

五十七年前,母亲第一次给我叫魂。那是个初春的早晨,太阳懒洋洋地躺在汤河东岸一个叫做马楼的村子后面没有起床,天空还有些灰蒙蒙的。母亲的呼叫声惊醒了柳树林的一群小鸟。鸟儿们钉在树梢上,睡眼朦胧而又无比惊愕地俯瞰着我的母亲。母亲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土布棉袄,开着纽扣,将我贴身搂在怀里。我像一只饥饿的小猫,贪馋地吸吮着母亲香喷喷的乳汁。母亲的头发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,脚上的一双绣花鞋沾满了灰黄的泥土。母亲顺着河滩上的一条小路,一边急匆匆地往村里走去,一边自叫自应地为我叫魂。我的灵魂与我的躯体若即若离,在母亲声音的引导下往前飘移。那时,我

的灵魂犹如那时的汤河之水,透明,纯净,纤尘不染。我那时的灵魂与五十年后的灵魂相比真是天壤之别,《三字经》上说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想必任何人的“人之初”时的灵魂都是很纯洁的。

母亲居住的那个村子叫汤大营子。其实,这个村徒有虚名而已,叫大营子,实际上全村只不过百余口人。村里除东头一户姓诸葛外,其他人都是没出五服的一个老祖宗,都姓一个“汤”字。

母亲披着一身阳光走到汤大营子村口。拐子大叔背着箩筐正要到村外拾粪,听到母亲的呼唤声急忙走过来劝道:“嫂子,人死不能复生。你再给他叫魂他也活不过来了。”

母亲激动地争辩道:“不,不!俺狗剩没死,俺狗剩他还活着哩!”

拐子叔摇着头说:“嫂子,你莫不是想儿子想疯了?咋尽说胡话哩!昨黑儿你不是让俺把他丢到河滩上了吗?俺把小侄子的尸体丢到地上,刚刚回头走了几步,就有几只野狗跑过去了。”

“不不!俺狗剩没有死,俺狗剩又活过来了!”

拐子叔恐惧地盯着母亲,他怀疑母亲真的得了疯病。他望着母亲发了一会儿呆,故意装得心平气和地说:“嫂子,你好生想想,昨黑儿狗剩侄子得白喉病死了,是不是你叫俺把他背到汤河滩上去的?”

“是哩是哩,是嫂子让你背的。”

“嫂子你再想想,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俺把小侄子的尸体放到这个箩筐里,从你家背出去的?”

“是哩是哩,就是拾粪的这只箩筐。俺当时还嫌你的粪筐弄脏了狗剩的身子,又把俺的头巾扯下来铺到箩筐里。俺看着你把狗剩用粪筐背出门的那会儿,心疼得真想跟他一同死了算哩。”

拐子叔兴奋地说:“嫂子清醒着哩,嫂子你不疯呀。嫂子你快回家去吧,侄女狗妮还等着你回家做饭哩。”

拐子大叔背着粪箩筐转身往村外走去的时候,母亲又喊住他说:“他拐子叔,你不想再看看你狗剩侄子吗?”

拐子叔转过身,不耐烦地说:“嫂子,你咋又说疯话哩?你怀里抱的是啥玩意儿?快把它扔了回家去吧!”

我仿佛害怕母亲当真把我扔了似的,丢开乳头,张着嘴大声哭叫起来。

我的哭声惊得拐子叔扔下粪筐,三步并作两步,拐着腿快步跑到母亲身

边，扒开母亲的棉袄，看到我毛茸茸的小脸蛋，一惊一乍地叫道：“嫂子，这是谁家的娃子？你从哪里抱来的？”

母亲沉静地说：“他叔，你可甭瞎说。不是俺家狗剩，嫂子还能抱谁家娃子？谁家娃子会给俺？就是人家肯给，嫂子还得要他哩！虽然你长根哥不在了，就是狗剩真的丢了，你嫂子不是还有个狗妮吗？你再仔细看看，是俺狗剩还是人家娃子！”

拐子叔一张大黑脸凑近我的脸蛋左看右看，半信半疑地嘟囔道：“看这娃的鼻子眼儿，长得是有点儿像俺长根哥。不过呢，狗剩长得啥模样，过去俺也没细看过。嫂子，这娃真是狗剩？昨黑儿俺不是亲眼瞧着他没气了才将他背走的吗？他咋的又活了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兴许是你长根哥向阎王爷求情，给他在阳间留条根，把俺狗剩又从鬼门关上送了回来。昨黑儿嫂子一夜都没合眼，总想着你狗剩侄子没死。俺怕他夜里冻着，又怕猫儿狗儿伤着他。今儿天还没透亮，俺就急着跑到河滩上去瞧他。俺到河滩上一看，狗剩还好生生地躺在地上。嫂子就急忙把他抱起来——天老爷子！狗剩在俺怀里居然‘骑马骑马’地哭叫起来，老天爷不让你长根哥绝后呀！”

“日怪日怪！这可太日怪啦！狗剩侄子一准是个大命人，死了一夜竟然又活了过来。”

拐子叔朝村里喊叫道：“汤长根的儿子狗剩又活啦！狗剩死了一夜又活过来啦！狗剩又死而复生啦！”

村里人听到拐子的喊叫声，三三两两地从各自院子里跑过来看稀罕。一会儿，母亲身边就被围得风雨不透。她说，大伙儿想看狗剩就跟俺回家看去吧，村口风大，俺狗剩身子弱，怕受风哩。于是，乡亲们众星捧月似的拥着我们母子俩往家里走去。

汤大营汤长根那死鬼又把他儿子从鬼门关上送回来了！

汤大营有个叫狗剩的男娃，死后丢到汤河滩上一夜又活过来了！

我死而复生的消息不胫而走。不到半天，汤河两岸十里八村的人们都知道了。用当今的话说，我狗剩成了新闻人物了。

拐子叔不仅是这条新闻的第一个读者，而且还是这条新闻最热心最权威的传播者。当乡亲们拥着我们母子俩往家走的时候，拐子叔又背起粪箩筐，一颠一跛地到别处散布新闻去了。

太阳终于睡醒了，它从马楼树林里刚刚露出红彤彤的半张脸，汤河里立刻就撒满了细碎的金子银子。田里的麦苗，路边、河坡上的小草，枝头的树叶，全都挂上了亮晶晶的珍珠。就连汤河堤坝上，也镀上了一层黄灿灿的金箔。

拐子叔背着粪箩筐登上堤坝，看到诸葛先生正面向朝阳，双手合掌，在堤坝上打坐诵经。诸葛先生穿着一件灰色的道袍，脚上穿着一双千层底的麻布云鞋，头上挽着发髻，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。这是诸葛先生每天清晨必做的功课。拐子叔不敢惊动他，在一旁悄悄观望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诸葛先生做完了晨课，伸开手臂，舒展了一下筋骨。拐子叔走近他身边说：“诸葛先生，咱汤大营子出了天大的稀罕事了！汤长根家的娃子死了一夜，今早儿又活过来了！”

诸葛先生伸了个懒腰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这事我知道了。早晨我来河堤上打坐，就看到长根媳妇在河滩上抱了个娃娃朝家里走去。听那娃娃‘骑马骑马’地哭叫声，我就知道还是个男娃子哩。”

“诸葛先生，你可是活神仙。你说这死了一夜的人，咋能会又活过来呢？”

诸葛先生悠然一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。这娃娃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们汤氏家族日后要成大气候了！”

“诸葛先生，你这是取笑俺们老汤家哩。俺们姓汤的都是小家小户，几辈人连个甲长保长都没出过，别说能成大气候了，饿不死就算是福了。”

诸葛先生叹口气，高深莫测地说：“咱们汤河流域，历来就是个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。从这里沿汤河下游一路数去，古时候就出过许多大人物，武的能安邦，文的能治国，哪个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？可是，汤河两岸的风水、地气都被古人拔光了，到了民国以来，就再也没出过一个像模像样的人物。风水轮流转，十年小轮回，百年中轮回，千年大轮回，我推算，咱汤河两岸也该出个大人物了。”

拐子叔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诸葛先生，依俺看，你这叫咸吃萝卜蛋（淡）操心。出不出大人物，与咱们小老百姓有何相干？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俗话说：‘一人当官，鸡犬升天。’倘若你们汤氏家族里现在有人在委员长手下当个部长、司令什么的，说不定你拐子也能捞个县长、团长干干。”

拐子叔不高兴地说：“你鸟神仙又取笑俺哩。”

诸葛先生神秘地说：“不开玩笑，跟你说个真事儿。昨夜我夜观天象，见紫

微星红光通亮;今天早晨,在堤坝上观望汤水,又见紫气东来,水波飞金叠银,这都是将要出贵人的吉祥征兆。咱就等着看谁家有这个福分好了。”

诸葛先生说罢,背起身边的一条白布褡袋。褡袋外面印着一幅八卦图形,图形两边分别写着“神机”、“妙算”;里面一头装着卦筒卦签,另一头装着一本破旧的《易经通解》。他带着全部的吃饭家当,渡过汤河,云游四方去了。

母亲将我抱回家后,自己却回了奶。无奈,她只好每天端着一只碗,到有吃奶的人家去讨奶水。小时候,我是吃着全村乳母的奶水长大的。但是,母亲尽管把偷梁换柱的伎俩做得天衣无缝,人们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不是死人汤长根亲生的狗剩,而是母亲从汤河湾里荒滩上捡回来的一个弃婴。最早知道这个秘密的就是诸葛先生。母亲猜想是这个江湖术士传出去的,把他恨得牙根发痒。村里人对我的来历众说纷纭,有人说我是因为生身父母家境贫寒,养不起才把我遗弃的;有人说我生下来后可能不会哭,接生婆误认为是死胎,家里人把我给扔掉了;还有人甚至猜测我是风流男女偷情的私生子……其实,乡亲们只是猜测而已,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我真正的来历。我究竟从哪儿来?

我的不明不白的出身,是少年时代小伙伴们攻击我杀伤力最强的武器,是我身上最经不住击打的软肋,也给我终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自卑感。

2 少年忆事

汤大营子是1948年解放的。日本人投降后,乡亲们本以为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,不料国共两党又打起了内战。村里人问诸葛先生,内战的结局到底是国民党胜还是共产党胜。诸葛先生叹口气说,国民党的气数尽了,就要改朝换代了。“你们看,”他指着马楼小学校门口旗杆上挂的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说,“青天白日满地红。国民党蒋介石在天上,共产党在地上;天上的是浮云,地上的是江山。浮云将随风而去,江山将落入共产党朱毛手中。”过了两年,校门口旗杆上果然换上了五星红旗。诸葛先生常常把时事政治寓意于一些极不相干的某些生活现象中去,后来,当乡亲们发现事实证明正像诸葛先生预言的一样,对他愈加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譬如,我们村里孩子喜欢玩“打撬杵”。可以说那是农村孩子的体育比赛项目。所谓“撬杵”,就是一只拇指粗、二寸长、两头削尖的木棍。玩的时候,先把“撬杵”放到地面上,右手执一根尺半长的木棒,轻轻击打“撬杵”的尖端,待“撬杵”腾空而起的叫候,再挥起木棒狠狠把它

击打出去。两人比赛，“撬棍”飞得远者为胜。有一天，诸葛先生一边观望孩子们打“撬棍”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，打光棍，打光棍，光棍变眼子，眼子变光棍。一旁的拐子叔听得莫名其妙，禁不住问他是什么意思。诸葛先生神秘地笑道，现在天机不可泄露，过两年不说自明。我们那里把富人、有权有势的人称为“光棍儿”，把穷而无权无势的人叫做“瞎巴眼子”。果然，两年后家乡解放了，一切有钱有权有势的“光棍儿”都被打倒了，“光棍儿”变成了眼子；而原来的“瞎巴眼子”却变成了光棍儿。犹如拐子叔，现在成了村里的农会主任，还到汤州城里开过会，跟县长坐一张桌上吃细粉炖猪肉，真是光棍得很。

我的学名是诸葛先生起的。他说我一生下来就丢在河边，浑身浸透了水气；而姓氏“汤”字也半边是水，我命里水多而火少，这样不仅阴阳失调，而且还过于阴柔。因此，他给我取名叫汤焕东。名字中间的字有了火旁，也就增添了男子汉的阳刚之气。

在马楼读小学的时候，我不仅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而且还显示了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。刚入学时，老师看在农会主任的分上，指定拐子叔的儿子汤四倍儿当班长，可是他没领导能力，同学们都不服他管。上自习的时候，几个调皮的学生起哄闹事，不是在男同学脊背上画王八，就是掂着一只死老鼠在女同学面前晃来晃去，把她们吓得哇哇大叫，弄得同学们都无法安心学习。作为班长，四倍儿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面对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连屁也不敢放。第二年，老师不得不免去四倍儿的班长，改由我当班长。排座位时，我建议老师把那几位调皮学生的座位排一块儿，然后指定他们之中最调皮的绰号叫耍脸的头儿当组长。下课后，我把耍脸叫到教室后面，在地上捡了两块砖头，一块大的递给耍脸，一块小的留给自己。我对耍脸说，这学期我是班长，你是组长；我知道你不服我。现在咱们就比试比试，一替一砖头往手上砸，我先装耍我服你管，把班长让你当；你先装耍你服我管，今后你得管住你那组的同学不得在教室里捣乱。好吧，现在你先用砖头砸我的手。我把左手放到地上，他呆愣一下，不由得往后退了两步，心虚地说，不比不比，干吗要跟你比？我强硬地说，不比也可以，今后你得服从班长的领导。耍脸声音很低地说，俺又没说不服从。从那之后，课堂上秩序井然。升入初中后，我不仅是班长，而且还被选上了学生会的副主席。

我考入大堂中学那年，正赶上人民公社化，全民大炼钢铁，大搞河网化，大办万人食堂，大放卫星，水稻亩产九万多斤，十五年超英赶美，到处都插着红

旗,到处都在放卫星,满世界都响着报喜的锣鼓声。“共产主义是天堂,人民公社是桥梁”,有了桥梁,一步就跨到天堂上去了。于是,吃饭不要钱,公社还给上中学的学生每人每月发六元钱。可把母亲喜欢坏了,激动地说,怪不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,人民公社就是好啊。要不,俺狗剩咋上得起中学呢?只要吃饭不要钱,上学不要钱,俺狗剩非念个大学生不可。

到大堂中学去报名那天,在一个十字路口,我遇到诸葛先生。诸葛先生依然四海为家,我许久未见到他了。他对我拱拱手,祝贺我荣升初中。说罢,又从褡袋里取出一支钢笔递给我,说是一点心意,请我笑纳。我正缺钢笔用,急忙接过来向他道谢。诸葛先生盯着我仔细打量,惊叹说:“两年不见,表侄已出落得大福大贵之相了。”我红着脸说:“表叔是取笑侄子吧?”诸葛先生一脸认真地说:“不,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的天庭、印堂、山根、田宅都非同一般,尤其是下巴颏,微微前倾,骨相上叫做‘托起山川不必愁,不是将相也是侯’。表侄好好念书,前途似锦啊。”我虽然不太相信江湖术士的鬼话,但心里还是很受用,不由得踌躇满志。我岔开话题,问他去哪里。他说他要到深山老林,无人居住的地方躲灾避难。我取笑道,表叔是前看五百年后看五百年的大神仙,你还能有何灾难?诸葛先生低声说,不是我个人的灾难,而是国家社稷的大灾大难。我心里一惊,警告他:“表叔不要乱说,外人听到可不是玩儿。现在正是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年代,形势一派大好而不是小好,哪有什么灾难呢?”诸葛先生神秘地说:“近日我夜观天象,不见天狼星躲到何处……”诸葛先生与我分道扬镳,自言自语,扬长而去。

我望着诸葛先生匆匆而去的背影,觉得他纯粹是散布迷信,一派胡言,万人食堂正办得轰轰烈烈,大家都敞开肚皮爱吃多少就吃多少,人民公社的粮食不堆得像山一样,敢办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吗?我边想边从另一条路上往大堂中学走去。

然而,始料不及的是,公社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只实行了一个月就宣告结束了。公社不再给中学生发生活费,母亲万般无奈,求拐子叔想办法。拐子叔是生产队长(按照军队建制他还是连长),又是大队支委,母亲相信他有办法解决我的生活费用的。果然,拐子叔想了想说,狗剩侄子是咱汤大营唯一的一个考进镇中学的学生,搁前清也就是秀才了。咱老汤家百十口人,俺不信就供不起一个中学生!每人每天从嘴里省一口饭,也要狗剩把中学念完。以后就按男劳力每年给他记三千个工分,参加生产队分红。嫂子,你看中不中?母亲趴

地上就给拐子叔磕头。拐子叔一把把母亲拉起来,说哪有嫂子给兄弟磕头的道理?要折你兄弟的寿哩。拐子叔又让母亲从会计那里预支了点钱,我终于能继续上学了。我那时就立志,等将来有了出息,一定要报答拐子叔及全村人的大恩大德。

饥饿像瘟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,人跟牲畜似的,连草根树皮都吃了;人跟蚯蚓一样,连观音土都往肚子里吞。人们都得了一种怪病,叫浮肿。于是,人口统计表上增添了一个新的栏目,叫做“非正常死亡”。

我们初中学生,国家规定的粮食标准是三十四斤,可是真正从粮店买来的粮食还不到十五斤,剩余的都被酒糟、谷糠代替了。很多师生也患上浮肿病了。早操时,操场上没人跑步做广播操了,同学们一个个都像冻僵的蛇一样在地上躺着。我的脚、腿也开始浮肿了。星期六回到家里,母亲把我的一双脚搂在怀里,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其实,母亲与姐姐比我肿得还厉害,姐姐的脸肿得像个胖头娃娃,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星期日下午我回到学校,上晚自习的时候,我却意外地发现书包里装着两个糠菜窝窝。这是母亲、姐姐忍着饥饿为我节省下来的啊!我眼前浮现出母亲、姐姐浮肿的模样,跑到教室外面号啕大哭。当又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里,才知道姐姐三天前就死了。可是,母亲为了多领一份糠菜窝窝,一直把姐姐的死瞒着外人。我责备母亲不该这样。母亲说,为了争取多活一个亲人,村里好多人都偷偷这么做。那天夜晚,我与母亲偷着将狗妮姐埋到坟地。当母亲将几个以姐姐的名义,从食堂里冒领的糠窝窝给我让我带回学校的时候,我跪在姐姐坟前发誓,我要发奋努力,将来有了出息,一定代姐姐好生孝敬母亲,报答母亲的大恩大德。

以后每到星期六下午,我就不敢回家了。因为我的口粮在学校,大队食堂不给打饭,母亲、姐姐只好光喝稀饭,把糠菜窝窝省下来给我吃。我已经失去了姐姐,不能再失去母亲了。

“五四”青年节快到了,汤北中学要与我们大堂中学搞一次联欢活动。青年学生都爱热闹,虽然饥肠辘辘,但同学们听到消息后依然欢腾雀跃。因为我是学生会副主席,与汤北中学学生会的宣传部长陈晓文同学又很熟,所以,在四月的某个星期天,校团委李书记就派我到汤北中学学生会去联系联欢的事。李书记把这么一件重要的事交给我,我心里无比激动。

陈晓文不仅是我崇拜的偶像,也是我们大堂中学的骄傲。两年前,陈晓文是大堂中学学生会主席。他比我高两届,初三那年,陈晓文的一篇文章曾荣获

全国中学生命题作文竞赛二等奖。他自己和大堂中学都出尽了风头。初中毕业后,他以中考全县第一名的成绩,考取了汤北中学高中部。汤北中学是省级重点高中,只要踏进汤北中学的门槛,距大学殿堂也就不远了。据说,他在汤北中学的学习成绩依然是年级的尖子,北大、清华分明正在向他招手呢。陈晓文离开大堂中学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这次去汤北中学,我正好有机会去找他谈谈,向他讨点学习的秘诀。说实话,明年中考能否考进汤北中学,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

大堂距县城五十多里路,不通汽车,我骑上李书记的自行车上路了。

饥饿还没有过去,田里的麦苗业已抽穗,但却长得稀稀拉拉的又矮又瘦,跟人一样,也是缺乏营养的缘故;豌豆苗刚刚开花,有的成片成片的就被饥民们偷吃光了。村头、路上一片死寂,偶尔碰到三五个行人,也都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展目望去,田野里增加了许多新坟。我忽然想起一年前诸葛先生的话,不幸被他言中了。我的情绪坏到极点,刚来时的兴奋心情荡然无存。倘若不是任务在身,我真想转身返回学校。

我骑了两个多小时单车,灰心丧气地进了县城。汤州城是一座古城。城里大大小小七十二条街道,解放前就商贾如云,故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可是,而今街面上却是冷冷清清,街上的行人脸色灰青,想必是城里人也吃不饱饭了。商店里货架上空空荡荡,营业员一个个表情木然地站在柜台里边发愣。我忽然想,这时候还搞劳什子联欢会,汤北中学的师生难道肚子不感到饥饿吗?

我肚里已经饿得火烧似的难受,来时李书记给了我五角钱,说是给我进城公务的生活补贴费。我用五角钱买了一碗野菜糊糊,一口气就喝了个精光,然后就骑车过了汤河大桥,往汤北中学走去。来到汤北中学大门口,只见两个警察押着一个青年人正从校园里迎面走来,背在身后的两条胳膊还分明被绳子捆绑着。他是什么人?是学生还是职工?他犯了什么罪?是盗窃还是写了反标?他这么年轻就犯了罪,这辈子岂不就完了?我胡思乱想,心里很有些为他惋惜。两个警察威严地押着他距我愈走愈近,我急忙躲闪一边为他们让路。就在他们就要与我擦肩而过的一瞬间,我突然发现被押的青年人朝我苦涩地笑笑。也就在那一刹那间,我突然认出了他:陈晓文!天啦!怎么会是他?我吃惊地“呀”了一声,还未等我喊出他的名字,陈晓文就被推上路边的一辆警车,警笛呼啸着飞快离去。我站在汤北中学的大门旁,简直像呆了一般。传达室一位老师傅看出我不大对劲儿,走过来关心地问:“小伙子,你怎么啦?是想

进学校找人,还是身上哪儿不对劲儿?你的脸色怪难看的。”我醒过神儿,摇摇头,问他刚才押走的那位同学犯了什么罪。老师傅叹口气,悄悄地说:“听说他往北京寄信反映乡下饿死人的事;又说他批评中央首长不该让农民吃食堂,要求毛主席赶快把乡下害人的大食堂撤了。你说这孩子傻不傻呢?他信上写的那些事儿谁个不知,哪个不晓呢?可是谁又敢说出口?一个学生娃你好生念书不就得了,你管得了那么多事?听说这孩子是考北大、清华的材料,这下当了‘反革命’,大好前程,岂不就完了?”老师傅又是摇头又是叹气。我愣在那儿,心里感到既悲哀又酸楚,一个高才生只因为向国家领袖写信说了真话,就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……我正在感慨万端之际,老师傅又问我是否有事,如果没事就甭老在校门口站着,要不让校保卫科的人看到,还以为你想溜进学校干什么坏事哩。我把要办的公务叙说一遍,老校工说:“你是大堂中学的?联欢这事儿,吹了吹了。陈晓文初中是在大堂中学念的吧?两校联欢的事就是他向校团委提出的建议,现在他出了事,还联欢个屁!要我看吹了也好,眼下师生们都饿得眼冒金花,哪还有心劲儿搞联欢呢?”

我点点头,骑上自行车扫兴而归。

3 卧薪尝胆

万人大食堂终于解散了。各家各户又恢复了小锅小灶,村里冒起了炊烟,又开始恢复一点儿人气了。原来的铁锅都被收走炼钢铁去了,大堂供销社铁锅脱销,一时买不到锅的人家就用脸盆烧饭,一家人照样吃得热乎乎的。开小灶的第一顿饭,母亲专门为我做了个野菜贴饼,跑了老远的路送到学校。娘说,那时要是不把咱家的锅收走,你姐咋着也不会饿死啊。母亲说得不错,分灶以后,虽然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同样还是四大两,却再也没发生过饿死人的事,根本原因是堵住了大队生产队干部、食堂管理员、炊事员多吃多占的漏洞。有民谣云:

八月十五炸丸子,

大人仨,小孩俩,

小队干部抓一把,

大队干部用瓢挖。

我吃着娘做的饼,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陈晓文同学。食堂终于解散了,可是你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现在你被释放了吗?你还能回汤北中学上学吗?我想,我今年倘若能考上汤北中学,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你,向你叙说一年前我在汤北中学校门口看到你被公安抓走时的心情,向你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担忧与敬意。

然而,1961年中考,我却以五分之差名落孙山。梦想破灭了,我茫然不知所措。诸葛先生还预言我命相里大福大贵呢,现在我连高中都上不了,还有什么福贵可言?江湖术士只是哄人一时高兴而已,根本当不得真的。

我仰面躺在河边柳荫下的沙滩上,望着远去的浮云,望着消失的帆影,心里越发地感到前途渺茫。一个初中毕业生,高不成低不就,能干些什么呢?难道我真的连四倍儿都不如吗?四倍儿两年前当兵去了,据说还是侦察兵,现在在东南沿海驻防。入伍不久,四倍儿给我写信,说他训练如何如何紧张,又说他如何如何想家。半年后又写信说,他已经习惯了部队生活,正在苦练军事技术,前几天连里考核,他拿了个第一名,受到连长的表扬。中考前我又接到他一封信,说他不仅入了党,还当了班长。信封里还装了一张照片,他穿着笔挺的军装,个子比入伍前高了,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四倍儿比我大三岁,上学的时候并不聪明,读了七年书,才给拐子叔领回来一张高中毕业证。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是: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”可是,四倍儿总是把后面半句读成“烟村四五八”。语文老师是前清秀才,六十多岁了。老秀才无论怎么帮他纠正,他就是读不好那个“家”字。把个秀才老夫子气得一边用戒尺打他的手心,一边骂:“朽木不可雕也,朽木不可雕也。”从此,朽木就成了汤四倍的绰号。这个四倍儿,现在哪还有一点儿朽木的影子呢?朽木变成杉木条子,成为栋梁之材了。而我这个当年的优秀生,此刻却心灰意冷,像要变成一根朽木了。

想着想着,我在沙滩上睡着了。我不知睡了多久,醒来时母亲正在我身边坐着。树凉影儿不知什么时候移到东边去了,母亲掐了几只荷叶罩在我身上,为我遮阳。母亲见我醒了,笑着说,焕东,你睡得真死,俺来了多半会儿,你都不知道。俺喊你回家吃饭,满世界都找不到,要不是几个到河里洗澡的孩子回去告诉俺,娘哪会知道你在这儿睡觉。快起来跟娘回家吃饭去,饭都凉得没温气

儿了。我扑在娘怀里，失声哭道，儿对不起娘，儿没能考上高中，儿辜负了娘的期望，也对不起死去的姐姐啊。娘拍着我的脊背安慰我说，焕东你千万甭这么想，娘和你死去的姐姐都不怪你，因为你已经尽到心了。你能考上初中就不容易了，在汤大营，现在还不数你的学问最大吗？你拐子叔说，搁前清你就是秀才了。你拐子叔还说，先让你在生产队当记工员，等有机会再跟大队刘书记说说，看可能把你安排到大队当个文书啥的。

我用拼命干活的办法惩罚自己。在生产队干活，我每天都是第一个出工，最后一个收工。收工后我也不肯闲着，我先把自家缸里水挑满，又帮军烈属、五保户挑水。我手上、肩膀上都磨出了血水，母亲给我做了一只垫肩，缝了一对手套，我坚持不戴。白天我装得劲头十足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浑身像散了架，翻身的劲儿都没有了，夜里睡得像死猪一般。这样持续一个月后，手上的血泡变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趼，肩膀上脱了一层皮，两边分别磨出了一个鸡蛋似的硬疙瘩，身上也长了力气，真是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。作为记工员，我更是干得有条有理，按工记分，日清月结，张榜公布，任何人都不差一分一毫。生产队原本记工混乱，记工员私心太重，不仅给自己多记工分，还给一些跟自己关系近的人多记人情分，给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少记分。工分关系到社员的切身利益，他们这种做法弄得怨声载道。前后相比，社员们对我交口称赞。我的出色表现都被拐子叔看在眼里，生产队无论开什么会，总要先把我表扬一番。他不仅表扬我，还把我的事迹汇报给大队刘书记。当时，工分账目混乱，是全体十五个生产队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刘书记正为此事烦心呢。他听拐子叔汇报后就到我们生产队考察来了。他检查了工分账，看了张贴在饲养室山墙上的分户工分榜，走访了十几个社员，刘书记当即就决定在我们生产队召开全大队记工员现场会。会上刘书记不仅让我介绍了工作经验，还以大队党支部、大队管委会的双重名义，给我颁发了奖状。现场会不久，我就被刘书记调到大队当干事。拐子叔高兴得拍着我的肩膀悄悄地说：“小子，好好干，老刘想到公社当武装部长；你干好了，他还不让你来接班当书记？将来四倍儿退伍回来，你让他当大队长，这刘庄大队的江山，可就是咱老汤家的了。”我被他说得也有点儿动心了，暗想，不能飞黄腾达，就在家门口当个大队书记也不错。在乡下人眼里，大队书记也就是土皇帝了。于是说，叔你想得倒不错，就怕咱汤家老坟地里没雾气。拐子叔瞪着眼说，咋个没雾气？十几年前，诸葛先生看到紫气东来，天上紫微星发亮，当时他就说咱老汤家要出大人物哩。我笑道，区区一个